

大秦帝國

全新修訂版

第五部

铁血文明

下卷 孙皓晖◎著

大秦帝國

全新修訂版 第五部
铁血文明
下卷 孙皓晖◎著

目 录

第八章 失才亡魏

一 一旅震四方 王贲方略初显名将之才	497
二 轻兵袭北楚 机变平韩乱	505
三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	519
四 特异的灭魏方略震动了秦国庙堂	528
五 茫茫大水包围了雄峻的大梁	538
六 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	551

第九章 分治亡楚

一 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	566
二 父子皆良将 歧见何彷徨	582
三 项燕良将老谋 运筹举步维艰	588
四 安陵事件 唐且不辱使命	600
五 三日三夜不顿舍 项燕大胜秦军	604

六	痛定思痛 嬴政王车连夜飞驰频阳	619
七	亘古奇观 秦楚两军大相持	635
八	淮北大追杀 王翦一战灭楚国	652
九	固楚亡楚皆分治 不亦悲哉	664

第十章 偏安亡齐

一	南海不定 焉有一统华夏哉	674
二	一统棋局 最后一手务求平稳收煞	692
三	匪鸡则鸣 苍蝇之声	699
四	飞骑大纵横 北中国一举廓清	716
五	松耶柏耶 住建共者客耶	731
六	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	740

第十一章 文明雷电

一	欲将何等天下交付后人 我等君臣可功可罪	749
二	椰林河谷荡起了思乡的秦风	764
三	典则朝仪焕然出新 始皇帝大典即位	774
四	吕氏众封建说再起 帝国朝野争鸣天下治式	781

五	力行郡县制 始皇帝诏书震动天下	796
六	李斯受命筹划 帝国创制集权架构	801
七	方块字者 华夏文明旗帜也	813

第十二章 盘整华夏

一	岁末大宴群臣 始皇帝布政震动朝野	830
二	决通川防 疏浚漕渠 天下男女乐其畴矣	834
三	蜃山堙谷 穷燕极粤 帝国大道震古烁今	840
四	铸销天下兵器 翁仲正当金人之像哉	848
五	信人奋士 烁烁其华	857
六	韩楚故地的惊人秘密	869
七	国殇悲风 嬴政皇帝为南海军定下秘密方略	881

第十三章 铁血板荡

一	阴山草原的黑色风暴	891
二	惊蛰大朝 嬴政皇帝向复辟暗潮宣战	906
三	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	919
四	孔门儒家第一次卷入了复辟暗潮	930

五	长公子扶苏与皇帝父亲的政道裂痕	943
六	铁血坑杀震慑复辟 两则预言惊动朝野	959

第十四章 大帝流火

一	茫茫大雪里嬴政皇帝踽踽独行	970
二	不畏生死艰途的亘古大巡狩	978
三	隆冬时节的嬴政皇帝与李斯丞相	988
四	大巡狩第一屯 嬴政皇帝召见郑国密谈	999
五	祭舜又祭禹 帝国新政的大道宣示	1004
六	长风鼓沧海 连弩射巨鱼	1015
七	北上九原 突兀改变的大巡狩路线	1025
八	七月流火 大帝陨落	1038

一 一旅震四方 王賁方略初显名将之才

兵士们尚在构筑营垒，王賁接到了秦王的紧急书令。

五万精锐铁骑从燕国兼程南来，一路四日始终没有咸阳王使的路令，王賁很是有些意外。秦军但凡两万人以上出动，是例行重兵，其进军使命、粮草补给、民力征调、驻地日程等都有明白无误的法度照应。往往越是机密用兵，事先确定行兵方略就越是详尽。其间种种具体事宜，几乎随时都会在路途接到相关书令，此所谓路令。王賁此次南下是奉王命回兵，王翦幕府不再对其节制，所需要的只是依照咸阳王命行事。然在蓟城大营，姚贾所持的王书以及姚贾转述的事实，所申明者都是调兵的大略缘由，大军南下的一应具体事宜只字未提。王賁以机密军务之成例行事，上路半日后向姚贾请命行程方略。不料姚贾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只管调兵，余皆未奉成命，少将军只能自决了。”因了父亲王翦的原因，军中皆呼王賁为少将军，姚贾自不例外。姚贾如此一说，王賁这才认真起来，在大军歇马冷炊的半个时辰里立即做出了决断：兼程南下，直抵洛阳东南的伊阙要塞。姚贾问其故，王賁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伊阙咽喉，兼顾南北。”

如今堪堪赶到伊阙，幕府还没有搭建起来王命便到，说明秦王对南下大军的行止是十分清楚的。果真如此，一直没有路令便令人有些费解。然王贲顾不得多想，对中军司马匆匆交代了几句军务，飞身上马去了。不远处驾着王车的特使正在等待王贲登车同行，今见王贲片刻之间径自飞马而去，连忙启动王车追了上来。王贲坐骑是一匹雄骏的阴山胡马，身高八尺通体火红，号为火云驹，耐力速度都极为出色。随行的一司马两护卫，也都是出类拔萃的骑士良马。一进函谷关，王贲的小马队已经将特使王车远远抛在了后面，入夜三更时分便进入了咸阳。

“下马！等候特使。”

从禁止庶民车马的特急密道飞驰到王城南门时，王贲才恍然勒马下令等候特使。虽说王贲也可以直接进入王城，然若有特使同行，一切都会方便许多；不等特使，则自己便要在几道门户前报名待命，纵然先入王城，也不知哪里去见秦王。凡此种细节，对于第一次被秦王单独召见的王贲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口。

“少将军么？赵高奉命等候多时了。”

小马队刚一勒定，一盏风灯随着一个响亮的内侍声音从城门下飘了过来。王贲心下顿时一热，立即飞身下马大步走了过来。王贲对赵高不熟，但却不知多少次地听过这个名字及其相关传闻，对秦王身边这个颇具英雄才具的内侍很是赞赏。今见赵高如此谦和热诚，王贲当先一个拱手礼道：“见过赵令！”赵高极是利落地一拱手道：“不敢当。”不待王贲下文，赵高转身吩咐一个少年内侍带王贲的司马护卫去车马院歇息用饭，又转身一拱手领着王贲向东偏殿而来。

“少将军果然快捷！”

方进殿前甬道，一个高大身影快步迎了过来。王贲一听是秦王声音，大步趋前深深一躬高声道：“末将王贲参见我王！”甲钉长剑与斗篷叮当纠缠之间，王贲不期然一头汗水，显得很局促。嬴政打量了一眼大笑道：“都几月了还一身冬装？小高子，先领少将军沐浴，换我一身轻软衣裳再说。”王贲满脸涨红满脸汗水，连说不用不用。秦王一摆手道：“任事不急，人先舒畅了再说。”王贲还要说话，已经被赵高不由分说拉着走了。

大约顿饭时光，王贲身着轻软长袍，头上包着一方干爽白布，疾步匆匆地来到了偏殿正厅。秦王与王绾、李斯、姚贾三人，正站在墙下的大地图前指点说话。

见王贲脖颈发际还滴着水珠，嬴政一瞪眼道：“你个小高子急甚来，少将军头发都不拭干！”紧跟在王贲身后一溜碎步的赵高红着脸，吭哧着不敢说话。王贲已经扬手扯去了包头大布，一躬身高声道：“禀报秦王！头包大布太憋闷，敢请摘去说事！”话音未落，秦王四人一齐大笑。嬴政连连挥手道：“去了去了，咋畅快咋来。小高子，酒肉快上。”赵高一答应正要转身，不防已经被王贲一伸手拽住。王贲一拱手道：“禀报秦王，末将在马上已经啃下了三斤干肉。目下只须凉茶，不敢饮酒！”嬴政一挥手道：“好！大桶凉茶。来，少将军坐了说话。”王贲目光本来已经在地图上巡睃，此刻脚步钉在原地盯着地图皱着眉头，良久没有说话。秦王见状，明亮的目光飞快地一掠三位大臣，也站在原地不动了。

“少将军何意？”王绾笑问一句。

“伊阙还是靠北，该在安陵截其退路！”王贲突然一指地图。

“如何？”嬴政一脸笑意地环视着三位大臣。

“少将军，老夫有些不明。”姚贾目光连连闪烁。

“末将揣摩。”王贲一手提着头上扯下来的白布，一手嘭嘭点着高大木板上的地图，“旧韩作乱，北连魏国不足为患，若南下奔楚，或东逃奔齐，则后患无穷。是故，我军驻扎伊阙，只能堵绝韩乱之民进入崤山入楚通道，而不能堵绝其南面入楚大道。该当驻扎安陵，一军镇四方！”

“四方，何谓？”李斯认真问了一句。

“韩魏楚齐！”王贲的声音震得殿堂嗡嗡响。

“我王选人甚当，老臣恭贺！”王绾慨然一拱手。

“大将出新，臣亦恭贺！”李斯姚贾异口同声。

王贲左看右看，一时不知所措。秦王嬴政不禁笑道：“来来来，少将军坐了说话。凉茶来了，只管喝着听着。长史，你对少将军说说来龙去脉。”李斯一点头，走到地图前，指点着说起了去岁今春以来的中原变化。

原来，秦国灭韩后，撤回了内史郡郡守嬴腾的灭韩兵马，驻扎陇西以防戎狄趁火打劫。中原之地，秦国只在旧有的洛阳大营保留了蒙武的五万老军，以为函谷关外诸事总策应。大臣方面，姚贾坐镇新郑，一则襄助颍川郡新郡守治韩，一则主理对魏国齐国斡旋。去岁，秦军破赵后北上易水，逼近燕国；燕太子丹刺秦事发，震惊天下，也一举改变了秦国的灭国用兵总方略。在荆轲刺秦后不到两

月，姚贾的黑冰台人马刺探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灭韩大战时逃亡的韩国申徒张良潜回新郑，正在秘密联结韩国旧世族，欲图举兵复国，目下，张良已经秘密联结了魏国楚国，两国都许诺全力策应！与此同时，内史郡嬴腾部属也探听到一则异动迹象：被囚禁在韩原梁山的韩王安，近有神秘之客往来，此人正是旧韩申徒张良。

两方事态紧急密报咸阳，秦王嬴政立即召王绾、内史嬴腾、蒙武、李斯、姚贾、尉繚等一班大臣会商。最后，秦国君臣议决的方略对策是：此事方起端倪，不宜公然出兵，只宜以机密事端处置。为此，蒙武大营全力戒备关外，姚贾黑冰台人马秘密缉拿张良，内史郡增加对韩王囚居地的防护，一旦张良被缉拿归案，立即将韩国作乱世族一体问罪，公开斩决，以震慑他国余孽。之所以如此处置，在于秦国君臣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：韩国旧世族复国复辟，其余被灭之国的旧世族也必然同理同心，只要秦国要一统天下，复辟暗潮便必然涌动，如何处置韩国作乱事件，具有垂范天下之效用。唯其如此，处置韩乱不宜仓促轻动，务必有理有据，宁可失其缓，不可失其急。毕竟，韩国没有强兵根基，魏楚也不敢贸然行事，只要秦国冷静处置，未必不能使韩乱胎死腹中。

然则，去岁秦军破燕大半年，韩国乱象却有了明显的恶化。

张良行踪诡秘无定，几次三番逃脱了姚贾黑冰台的追踪。多方探察证实：张良狡兔三窟，藏匿之地一在楚国洧水河谷，一在魏国逢泽山野，一在韩国旧地上党郡的大山；张良居无定所，又得燕赵一班任侠之士相助，事皆密行密议，急切间极难缉拿。与此同时，韩国故地的种种消息流布日广，民众渐渐呈现出躁动之势。入冬之际，被囚的韩王安也破例上书，请求秦王允准其在年节大祭之期回归新郑，祭祀宗庙，以安遗民之心。

鉴于种种迹象，王绾李斯力主：韩乱之事，不宜再佯作不知，秦王当召见韩王安，明白对其警示，若无效用，则当以强力消弭之。秦王嬴政赞同，下书姚贾职司实施。姚贾精勤能事，立即做出了精心部署。第一步，姚贾自为特使，奉秦王下书赶赴梁山，明白正告韩王安：韩国遗民有图乱之心，韩王当借祭祀宗庙之机安定遗民，莫使旧韩人徒然流血！可是，韩王安硬是不做正面回应，一副不解秦王下书所云的模样，对姚贾哼哼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始终没有任何明白说法。姚贾也不盘诘追问，也不拆穿事实，只冷笑着耐心听罢，又高声宣示了一遍秦王下书与警示说辞，告辞去了。第二步，秦国派出特使，以最为郑重的邦交礼仪通

告魏楚两国：韩王安将在秦军护送下经过魏楚边境进入新郑，秦军请求借道。魏王假一副笑脸，当即答应借道。楚国正逢楚幽王葬礼，新立楚王半犹（楚哀王）病恹恹黑着脸，然终究也是答应了。可是，当蒙武率领三万老军步骑浩浩荡荡护送韩王安过境魏楚时，两国君臣竟无一人出面做礼仪性迎送。眼见韩王安一副淡漠模样，姚贾揶揄笑叹一句：“魏楚无恩如此，宁不念韩王旧情乎！”韩安尴尬地挤出一丝苦笑，一句话没说。第三步，姚贾亲自率领五十名黑冰台剑士，全程陪伴护卫韩安，察其言观其行。后来的事实是：回到新郑一个月余，除了祭祀，韩安从没有踏出旧时王城一步。即或在太庙前遇到了大群前来观瞻韩王的旧韩子民，姚贾特意下令停车，韩安也没有下车，更没有就秦王下书警示之意对臣民说话。今春回到梁山，韩安也没有就归韩祭祀事向秦王上书禀报，更没有对遗民作乱事向秦王做出任何表示。也就是说，秦国的所有举措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各方都在装聋作哑。综合种种迹象事态，姚贾禀报王绾并会同李斯商议，而后正式上书秦王，提出了“韩乱难以避免，我得尽早谋划对应之策”的最终评判。

“韩世族复辟，大秦不能退让！”嬴政愤怒了。

秦国君臣的秘密小朝会一连三日，调主力大军南下平乱的决策才终于确立下来。其间争论与顾忌，在于十余万大军南下后会不会导致北方战事乏力，从而不能灭燕国，反而可能诱发赵国死灰复燃？毕竟，赵国死灰复燃之后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韩国。反复争议权衡，秦王嬴政最后断然拍案：“若十余万大军南下，定然两面误事！五万精锐南下，既不误灭燕，又足以镇抚中原！”第一个赞同这一决断的，是老国尉蒙武。蒙武愤愤然道：“洛阳大营还有五万老军！莫非诸位以为老军不是秦军锐士，是白吃锅盔么！”第二个嚷嚷支持的是内史郡守嬴腾，慷慨激昂唾沫飞溅：“陇西还有我三万飞骑！关中还有我十万成军精壮！整个内史郡还有百余万老秦人！都不算么？一个韩国软蛋要甚主力大军，老子两万人马连锅端了他！”举殿哄哄然一阵，都赞同了五万主力南下的方略。最终说到选将，大臣们一致认为，调蒙恬南下最适当，理由是蒙恬精细稳妥，处置此类事最为得宜。可是，秦王嬴政始终没有点头。默然良久，嬴政拍案道：“九原、云中北大门，没有蒙恬不行。山东举事，毕竟华夏内乱，纵然不能一时消弭，至多重回战国而已。若匈奴大举南下，毁灭的便是整个华夏！目下列国行将覆灭，没有哪一国可以扛得住匈奴洪水！只有秦国，只有秦军，可为天下扛得住！蒙恬纵然没有灭国之功，

也不能离开九原幕府半步！”秦王一席话，大臣们全部沉默了。如此华夏器局，如此天地正气，大臣们与其说被秦王说服，毋宁说被秦王感动了。

“我意，王贲可将兵南下。”嬴政似觉过于凝重，笑着补了一句。

“王贲？”蒙武惊讶了。

“王贲不妥。”老尉繚摇了摇头。

“何以不妥？”李斯反问。

“王贲战法，近似白起，宜强兵硬战，不宜平乱镇抚。”

“老臣以为，王贲尚不如李信、辛胜稳妥。”蒙武插了一句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嬴政论事，从来要听其中道理。

“辛胜有统兵阅历。李信有战场谋划。王贲，二者俱缺。”

“还有其余理由么？”

见大臣们一齐摇头，嬴政方缓缓道：“若非燕国荆轲行刺，若非韩国世族复辟，我尚不能想到既往灭国之战。诸位，乐毅破齐六年不能灭齐，根由何在？白起攻赵三年，一战则彻底击垮赵军主力。若非先祖昭王错断错杀，秦国灭赵何待今日？乐毅与白起之差，差在不以兵家法则却以王道法则决战事。乐毅之行，难说没有博取一己盛名之心。白起之道，却准定是实实在在的利于国家。军中皆呼王贲为小白起，根由何在？不在别者，在王贲战法秉承了兵家本色，没有一战留过后患！至于统兵阅历、战场谋划，哪个将军没有第一次？更有一条，李信、辛胜在军，不窝其才；而王贲在军，其父为帅，有窝其将才之可能。王贲南下，既利才又利国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大臣们终于一无异议地赞同了，尽管未必人人信服，至少没有人驳倒秦王申明的道理。当被定为北上特使的姚贾请示行军法度时，秦王笑道：“不定。一切大军行止都交王贲自己决断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。”如此这般，便有了不发路令的大军南下。

.....

“末将无他，唯不负我王厚望！”

听罢李斯一番叙述，王贲黝黑通红的脸膛热汗直流，甩掉白布对着嬴政深深一躬。秦王嬴政伸手扶住笑道：“少将军若无才具，我厚望又能如何？来！放开说说，你对平定韩乱有何谋划？”说罢，嬴政与三位大臣落座，目光殷殷地盯住了

站在大板图前的王贲。

“末将一路思忖，韩乱不能孤立处置。”王贲的大手划出一个大弧，整个地笼罩了板图，方才的一脸局促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话语利落之极，“韩乱发作，根在魏楚。诸般因由，君上与诸位大人比末将更清楚。我之谋划，只在平定中原之军旅部署。归总说，末将一军足当三面。然则，末将尚有三件事，敢请我王允准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其一，请调蒙武老将军所部老军，移驻伊阙，堵截楚韩西南通道。”

“蒙武部本来便在谋划之中，准了。”

“其二，敢请中原邦交与末将军军事调遣一体谋划。”

“姚卿以为如何？”嬴政的目光转向了姚贾。

“臣以为可也。”姚贾慨然一拱手，“臣愿全力辅助少将军！”

“好！文武之道。”

“其三，平乱之后当连续灭魏，敢请君上许我独领灭魏之战！”

“！”骤然之间，嬴政与三位大臣惊愕默然了。

在秦国君臣的连续朝会会议中，何时灭魏尚在未定之数：一切都得看韩乱势头大小，以及能否快捷利落地平定；即或平定了，也还得看魏楚齐三国动向，以及北方燕赵有无后患；毕竟，所余三国都是有强兵传统的大国，都是曾经做过中原霸主的富强之邦，若逼得三方合纵抗秦，局势就严峻了。说到底，秦国只有六十余万大军，天下需驻军的地方太多了，而三国联手，现成兵力至少也在百余万之多。凡此种种，作为灭人之国的大战，都不得不慎之又慎，若在最后的三国之战中一步走错，很可能全局都要翻盘。唯其如此，秦国君臣做出王贲只率五万铁骑南下的决策，其核心目标其实只有一个：平定韩乱，震慑魏楚。至于灭魏灭楚，此时尚没有纳入视野，若有连续灭魏之心，五万人马显然是谁也不会赞同的。

“少将军是说，平定韩乱与灭魏之战可一气呵成？”嬴政惊讶未消。

“正是！”

“依据何在？”

“灭国之战，纵有天下大义，亦当师出有名。”王贲显然成算在胸，浑厚的话音快捷流畅嗡嗡震荡，“灭韩之战，秦为清算韩国疲秦并为郑国复仇！灭赵之战，秦

为李牧两败秦军复仇！灭燕之战，为荆轲刺秦！今我平定韩乱，必能获得魏国鼓荡韩乱之种种罪证。此时攻魏，师出有名！错失时机，事倍功半。更为根本者，此时先以霹雳之势灭魏，所余楚齐两大广袤之国方可从容图之，兵力不至于捉襟见肘。此，末将之谋划，君上与诸位大人三思。”

“呵呵，少将军论说大局，不输于战场之能也！”

嬴政叩着书案笑赞一句，却没有明确可否。显然，嬴政是要先听听三位大臣的想法。王绾是总揽全局的丞相，自觉理当先说，一拱手道：“老臣以为，灭魏事关重大，不宜仓促议定，至少须待上将军燕代战事之后再说。”王绾素来稳健，除了安定秦国内政，在邦交大争中鲜有大胆出新，秦国君臣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故此谁也没有感到意外。王贲似乎也没有觉出多大压力，炯炯目光只看着李斯姚贾两人。一直沉思的李斯尚未开口，姚贾一拱手道：“臣以为，少将军谋划可行。其间根本在两处，一则，韩乱能干净利落平定；二则，楚国知难而退。若韩乱平定，楚不出兵，届时魏国孤立中原，未尝不可一鼓而下！”李斯接道：“臣反复思忖，少将军谋划可全力图之，至少当有八成胜算。最根本者，楚国幽王新丧，其同母弟半犹新立，举国政事兵事皆在乱中。半犹年逾五旬，且声色犬马昏聩平庸，唯赖景氏部族鼎力扶持，若无特异，楚国当无北上中原之心。是故，韩乱平定之后，魏国确实将陷入四面孤立之境，未尝不可图也！”王绾一拍案道：“两位所言不当。楚国纵然不出，东面尚有齐国。我只五万铁骑，何能如此弄险！”

“也是一说。”姚贾嘟哝着一笑。

“君上决断！”三人连同王贲，异口同声一句。

“我看四个字：有险，有图。”嬴政站了起来走到大图前，面对王贲指点着地图道，“全部要害，在于震慑楚国。若能使楚国不敢出，则齐国十有八九也不敢出。若楚齐不敢出，则魏国可图。少将军，是否如此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可有对楚谋划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搁置韩乱，先行攻楚，一举震慑四方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王贲话音落点，嬴政君臣四人竟不约而同地惊叹了一声，又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着，目光中交织着疑惑与兴奋。这个动议太出乎原先朝会的决策意图了，等于是改变了一举改变了原先朝会的决策根基：不再将韩乱作为孤立事件对待，而是将韩魏楚齐四国作为一个大局来寻求解决之道！嬴政与三位大臣何许人也，几乎立即不约而同地掂量到了其中的差别，除了王贲的兵力能否担当如此重任的疑惑，人人都预感到了此举蕴含的庖丁解牛一般的奥妙。

“好！中原兵事，全权交少将军！”

秦王嬴政的拍案声大得惊人，东偏殿一片笑声。

二 轻兵袭北楚 机变平韩乱

麦收之前，三万轻装骑兵飓风般卷向了淮北。

所谓轻装骑兵，是王贲对南下铁骑的装备做了一次大减负。秦军素有轻兵传统，重型甲冑与大型兵器很少，战场之上轻身杀敌，腰间板带上吊着敌人的头颅，手中挺着长矛奔驰如飞吼喝冲锋，便成为列国传闻中的秦军模样。以至在很长时期里，天下将“轻兵”两字作为秦军的敢死之旅。然自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以中原劲旅“魏武卒”为楷模，建立了极其重视器械装备的新军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各种甲冑器械都有森严法度，士兵的防御力度与冲锋强度都有了大大提升，真正有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锐士之旅。此所谓强兵利器也。但如此重装甲兵对长途奔袭战所需要的快速灵动而言，却成为一个很大的弱势。就此，王贲对秦王的上书是：“淮北乃北楚腹心，平川城邑居多。未将决效草原胡骑战法，以精悍轻骑击之。不备。敢请君上，许贲轻兵减负机变行事。”秦王嬴政当即下书：“准王贲所请。一应军需，颍川郡全力筹划。”王贲接到下书，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始了铁骑轻装。

一则，铁甲装改换为皮甲装：外铁皮内牛皮的厚重甲冑，改为单层牛皮甲冑；铁钉密集的牛皮大战靴，改为厚韧的单层野猪皮战靴；战马披装的铁钉皮罩甲，改为轻软的无钉羊皮罩；最重的铜铁鞍辔，一律改为木制鞍辔。如此一来，秦军骑士的甲冑由原先的五六十斤不等减为十余斤不等，马具由原先的五十余斤减为二十余斤，总共锐减七八十斤不等。二则，随带兵器改变：重型攻防器械与

大型机发连弩全部放弃，每个骑士只有一长一短两口精铁剑、一张臂张弩、三十支羽箭。三则，每个骑士配备两匹战马、一袋百斤装的草料。四则，全军没有辎重营，每个骑士携带十斤干锅盔十斤干牛肉一皮囊胡人马奶子。

诸般换装事宜虽则琐细，王贲也只用了十余天。在换装的时日里，王贲侧重对留守的两万重装铁骑做了巡视部署：两万铁骑以赵佗为将，于三万轻骑奔袭之前开赴安陵郊野，构筑坚实壁垒扼守安陵^[1]要道，截断楚国与韩国故地之通联。同时，王贲与姚贾会商，最终定下了一个文武齐出的呼应方略：王贲轻兵攻楚，姚贾出使魏齐，随时通联各方情势。

“能否镇抚四方，全在少将军了。”

“三万锐士不能横行天下，王贲枉为大将！”

暮色残阳的旷野里，两人马上一拱手激荡着烟尘各自去了。

时当初夏之夜，王贲的三万轻骑风驰电掣，四更时分便逼近到了汝水西岸的上蔡之地，绕到了楚国旧都陈城之南。这三万轻骑悄无声息地屯扎在河谷，没有炊烟，没有火光，没有人喊马嘶，若不走进这片密林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如此一支即将卷起飓风的可怕大军。朦胧月色之下的黑黝黝的树林里，只有一点微弱的亮光从河岸山脚下弥散出来，那是王贲聚将的一个干涸了的大水坑。

“诸位，这里是楚国旧都陈城，距我军只有一百余里！”

一张羊皮地图挂在粗大的树干上，一支火把摇曳在树旁的司马手上。王贲站在树下，长剑圈点着地图对三十余名千夫长以上的将佐做着部署。王贲的声音低沉短促：“我军要在十日之内，连下十城！上蔡、城阳、繁阳、寝城、平舆、巨阳、项城、新鄴、苦县、阳夏。也就是说，十个昼夜之内，我军要从汝水西岸打到东岸，大回环北上，抵安陵与铁骑大营会合。此战只破城，不占地、不掠财！当然，补充粮秣除外。城破即撤军，不许恋战！我军之所图，只在展示霹雳雷电之战力，震慑楚国不敢轻举妄动。明白没有？”

“嗨！”

整齐一声低吼，立即肃然无声。这是说，人人明白此战要旨所在。

“黎明之时首攻上蔡，半个时辰后进发！”

[1] 安陵，战国末期中原残存的最小诸侯，史载其只有五十里封地，大约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东南地带。

“嗨!”

将佐们匆匆散去了。就在王贲聚将的短暂时刻,三万骑士已经完成了冷吃战饭、喂马刷马及整修马具兵器等种种事体。秦人曾在几百年里一直是周王室的养马部族,有着久远的养护良马的传统,堪称真正的马背部族。对于战马,秦军兵士视若共赴艰险的患难兄弟,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,总是将战马养护看得比自己吃喝更要紧。在这顿饭晨光里,骑士们几乎人人都是嘴里咬着干锅盔干肉,牵着两匹战马大步匆匆走到河边,一边与战马絮叨着,一边检查着马蹄铁与鞍轡等等,若一切完好,立即用卷起的草刷蘸着河水刷洗战马。战马们依偎着自己的主人,一身轻松却又不能纵声嘶鸣,只便蹭着人咳嗽喷鼻,亲昵得血肉兄弟一般。眼见营将匆匆归来,兵士们立即牵回战马各自归队,千夫长与都尉们尚在大啃大嚼地吞咽,全数骑士们已经整肃上马了。

及至马队卷出河谷,启明星尚在天边闪烁着亮光。

上蔡的城门刚刚打开,一场暴风雨骤然降临了。王贲的轻骑兵分作四路,同时猛攻四座城门。城头守军睡眼惺忪之间,刚刚放下吊桥,出城进城的人流还在疏疏落落的时候,天边原野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闷雷声,接着便是疾速飘来的黑云。惊愕懵懂的城头士兵还不明白究竟该不该禀报将军察看,乌黑的云团陡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飞压了过来。进出城门的车马人流来不及惊呼,本能地滚爬躲开之际,黑云已经卷过了吊桥冲进了城门……一切都像晨曦中的一个噩梦,整个上蔡都陷入了梦魇之中。没有任何抵抗,乌黑的浓云已弥漫了正在伸着懒腰的城堡。

当上蔡郡守被从官署寝室的卧榻上拖出来时,瞪着老眼一连串喝问:“将军何人,纵奉王命来索粮草,也当在老夫卯时梳洗之后公案说话,何能如此无理!一身乌黑,秦军一般,不怕老夫问你个轻慢国色之罪么!”王贲提着马鞭不无揶揄地笑道:“郡守看好了,我等原本便是秦军秦将,难道不一身乌黑么?”须发散乱的老郡守揉着老眼万分惊讶道:“你等果真秦军,是借道还是借粮?”王贲冷笑道:“不借道,不借粮,就要这座上蔡城。”“你!秦军已经攻占了上蔡?”老郡守如梦方醒,似乎还不能相信。王贲一阵哈哈大笑道:“占没占自家去看,我只对郡守一句话:秦军还要继续攻占楚国城池,立马报给楚王,看是你报得快还是我攻得快!记住了?”“记,记住了。”老郡守大汗淋漓,二话不说飞奔出了官署。